

四书五经

· 理想藏书系列 ·

于全 主编

贰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四书五经

于全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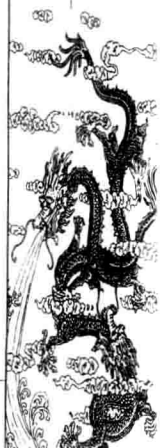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 目 录

孟 子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1)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14)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25)
卷七	离娄章句上	(37)
卷八	离娄章句下	(52)
卷九	万章章句上	(67)
卷十	万章章句下	(79)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90)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104)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118)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136)



上 经

乾卦第一	(159)
坤卦第二	(159)
屯卦第三	(160)
蒙卦第四	(161)
需卦第五	(162)
讼卦第六	(162)
师卦第七	(163)
比卦第八	(164)
小畜卦第九	(165)
履卦第十	(166)
泰卦第十一	(166)
否卦第十二	(167)
同人卦第十三	(168)
大有卦第十四	(169)
谦卦第十五	(169)
豫卦第十六	(170)
随卦第十七	(171)
蛊卦第十八	(171)
临卦第十九	(172)
观卦第二十	(173)
噬嗑卦第二十一	(173)



四书五经

第二卷 目录



贲卦第二十二	(174)
剥卦第二十三	(175)
复卦第二十四	(176)
无妄卦第二十五	(176)
大畜卦第二十六	(177)
颐卦第二十七	(178)
大过卦第二十八	(178)
坎卦第二十九	(179)
离卦第三十	(180)
下 经	
咸卦第三十一	(181)
恒卦第三十二	(181)
遯卦第三十三	(182)
大壮卦第三十四	(183)
晋卦第三十五	(184)
明夷卦第三十六	(184)
家人卦第三十七	(185)
睽卦第三十八	(186)
蹇卦第三十九	(187)
解卦第四十	(187)
损卦第四十一	(188)
益卦第四十二	(189)
夬卦第四十三	(190)
姤卦第四十四	(190)
萃卦第四十五	(191)

四书五经

升卦第四十六	(192)
困卦第四十七	(193)
井卦第四十八	(194)
革卦第四十九	(194)
鼎卦第五十	(195)
震卦第五十一	(196)
艮卦第五十二	(197)
渐卦第五十三	(198)
归妹卦第五十四	(198)
丰卦第五十五	(199)
旅卦第五十六	(200)
巽卦第五十七	(201)
兑卦第五十八	(201)
涣卦第五十九	(202)
节卦第六十	(203)
中孚卦第六十一	(203)
小过卦第六十二	(204)
既济卦第六十三	(205)
未济卦第六十四	(206)



孟子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第一章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理环境，有利的地理环境不如人们齐心协力。譬如有一座小城，内城方圆三里，外城方圆七里，四面围攻它却不能攻克。在围攻的过程中，一定有利于作战的好时机，却没能获胜，这就是说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理环境啊！又譬如，有一座城池，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不是不锐利坚固，粮草不是不充足，但敌人一来，就弃城而逃，这就是说有利的地理环境不如人们齐心协力啊！所以说：不能靠划定疆界来控制百姓，不能只凭山河的险要来巩固边防，不能依仗武器的锋利来威慑天下，‘得道’而施行仁政就能得到众人帮助，‘失道’而不行仁政就很少有人帮助。帮助的人少到了极点，就会导致众叛亲离，帮助的人多到了极点，普天之下都会归附他。用天下归附的力量去攻打众叛亲离的人，这样，仁君圣主不战则罢了，一战必然取胜。”



第二章

【原文】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告说：“我本该来看你，可是感冒了，怕经风。如果你肯来朝，我就临朝接见，不知能让我见到你吗？”

四书五经

孟子下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去朝廷见大王。”

第二天，孟子到东郭大夫家里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托辞有病，谢绝大王的召见，今天却来吊丧，恐怕不妥当吧？”

孟子说：“昨天有病，今天病好了，为什么不能来吊丧呢？”

齐王派人来探病，并且带了医生同来。

孟子不在，孟仲子只好应付说：“昨天齐王传令召见，他有病，不能到朝廷拜见。今天病情稍有好转，已经上朝廷里去了，只是不知他现在到没到？”

接着孟仲子立即派好几个人分别到各路口拦截孟子，说：“您一定不要回家，赶快上朝廷去！”

孟子没有办法，只得躲到景丑家中住下。

景丑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以慈爱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而我只看到大王对你很尊重，可没看见你是怎样恭敬大王的。”

孟子说：“嘿！这是什么话！齐国人中，没有谁用仁义之理向大王进言的，难道他们认为仁义不好吗？不是的。他们心里想：‘这个君王哪配谈论仁义呢？’如此而已。这才是最大的不恭敬呢。而我，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君王陈述，所以齐国人中谁也没有我对大王尊敬。”

景丑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礼经》上说：‘父亲召唤，立即悄声而起；君主召见，连准备马车都等不及。’您本已准备去朝见齐王，听到王的召见，反而不去，似乎和礼经所说的不相符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赶不上。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比起他来缺少什么呢？’这些话如果没有道理，曾子为什么要说呢？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天下公认为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是一个，年龄是一个，道德是一个。在朝廷里，先论爵位；在乡邻中，先论年龄；至于辅佐君主治理百姓自然首推道德。他哪能凭着爵位来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召唤不到的臣子。国君想商量什么大事就亲自到臣子那里去。要尊尚道德，乐于施行仁政，如不这样，就不值得跟他一道有所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因此不太费力气便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先向他学习，然后以



他为臣，因此不大费力气便称霸天下。现在，各个大国，土地差不多相等，风气大体相似，彼此之间谁也压不倒谁。这里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只喜欢让听从教导的人为臣，却不喜欢让能够教导他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试想连管仲那样的人尚且召唤不动，更何况像我这样瞧不起管仲的人呢？”

第三章

【原文】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译文】

陈臻问道：“过去在齐国，齐王送您上等金一百镒，您不接受；而在宋国，送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到了薛国，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过去不受礼是正确的，那后来受礼就错了；如果今天接受礼物正确，那过去拒受礼物就错了。两者之中，老师一定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孟子说：“都是正确的。在宋国时，我准备远行，对远行的人一定要送些盘费，因此他说‘送上一一点盘费吧’。我怎能不接受？在薛国时，我听说有危险，须要戒备，因此他说：‘听说路上须戒备，送点钱给您买兵器吧。’我怎能不接受？至于在齐国，就没有接受礼物的理由。没有什么理由却要送我一些钱，这就是用金钱收买我。哪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第四章

【原文】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



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

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译文】

孟子到了平陆，对当地的长官孔距心说：“如果你的守卫战士一天三次失职，你开除他吗？”

距心回答：“不必等待三次，我就开除他了。”

孟子说：“那么，你自己失职的地方也够多了。灾荒年月，你的百姓，年老体弱者死在山沟里，年轻力壮者四方逃难，几乎有千把人。”

距心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决好的啊！”

孟子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人家放牧，那就一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如果牧场和草料都找不到，是把牛羊退还给原主呢？还是站在那里看着它们一个个死去呢？”

距心回答说：“经你指点，我明白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过了一些时候，孟子朝见齐王，说：“大王的地方长官，我认识五位。承认自身有罪过的人，只有孔距心。”于是把过去的问答复述了一遍。

齐王说：“这个也是我的罪过啊！”

第五章

【原文】

孟子谓蚺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蜚菴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蜚菴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译文】

孟子对蜚菴说：“你辞去灵丘邑宰职位而去当士师，像是很有道理，因为可以向大王进言。现在，您任士师已有几个月了，还不能向大王进言吗？”

蜚菴向王进谏，王不听，于是辞职而去。

齐国的人便说：“孟子为蜚菴出的主意挺不错，但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那我还不知道。”

公都子把这些话转告了孟子。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职的人，如果不能尽其职责，就可以不干；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进谏无效，也可以不干。我既没有官职，又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行动进退，岂不是从容自如大有活动的余地吗？”

第六章

【原文】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译文】

孟子在齐国当卿相，奉使去滕国吊丧。齐王派盖邑大夫王驩作为副使同行。王驩同孟子两人朝夕相处，往返于齐、滕两国的途中，孟子却不曾跟他交谈过公事。

公孙丑问道：“齐国卿的官位，不算小了，齐、滕之间的路程，也不算近；但往返途中却不曾跟王驩谈过公事，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一切事宜已有一人独自处理了，我还说什么呢？”

第七章

【原文】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无度，中古棺七寸，槨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慼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译文】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去安葬母亲，返回齐国的时候，在嬴县停留。

他的弟子充虞请问道：“前些日子承你看得起我，派我掌管制作棺槨的差事。当时很忙，不敢求教。现在冒昧请教：棺木似乎太讲究了吧。”

孟子回答说：“上古时代对棺槨没有固定的规格；到了中古，才规定内棺厚七寸，外槨要跟它相称。上从天子下到百姓，人们讲究棺槨，不仅是因为要美观，而是这样做才能尽到孝子的心意。如果为法规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内心当然不高兴；有用上等木料的地位，可是没有钱买，内心也会不高兴。有用上等木料的地位，又买得起，古人都用好木厚棺，为什么单单我不能这样呢？况且，为死者着想，不让他的尸体沾上泥土，对孝子来说，不是感到宽慰些吗？我听说过：君子应该按照规定能用的费用办理丧事，对亲人之葬不能节省。”

第八章

【原文】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哂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哂。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



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译文】

沈同以个人身分问孟子道：“燕国可以攻伐吗？”

孟子回答说：“可以；燕王子哌不该把燕国交给别人，他的相国子之，也不该从子哌手中接受燕国。假如有一人，你很喜欢他，就瞒着君王私自把你的俸禄职位让给他；他呢，也没有君王的任命就把你的俸禄职位悄悄地接下来，这样能行吗？——燕国君臣私相授受的事跟这有什么不同呢？”

齐国果然去讨伐燕国。

有人问孟子说：“您劝说齐国去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没有；沈同私下问过我：‘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这样他们就去攻伐燕国了。如果他当时再问，‘谁可以去讨伐它？’那我便会对他说，‘只有受命于天的君主才能攻伐它’。这就好比有一个杀人犯，有人问道：‘犯人该杀吗？’我会说，‘该杀’。假若他再问，‘谁可以杀他呢？’那我就会回答，‘只有法官才有权杀他’。如今让跟燕国同样残暴的齐国去讨伐燕国，这样的事，我为什么会去劝说呢？”

第九章

【原文】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

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译文】

燕国人起来反抗齐国。齐王说：“我觉得在孟子面前十分惭愧。”

陈贾说：“王用不着难过。您认为要跟周公相比，谁更加仁、智？”

齐王说：“哎！这是什么话！我怎能跟周公相比？”

陈贾说：“周公派管叔去监督殷国，管叔却率领殷人反叛；如果周公早已料到这一切却仍然任命他，这就是不仁；如果未曾料到而任命他，这就是不智。仁和智，周公都无法达到尽善尽美，何况您呢？我愿意去见孟子向他解释解释。”

陈贾来见孟子，问道：“周公是怎样的人？”

孟子回答说：“他是古代的圣人。”

陈贾说：“他曾派管叔去监督殷国，管叔却率领殷人反叛，有这回事儿吗？”

孟子回答说：“有。”

陈贾问：“周公是预料到管叔会反叛，却仍然派他去的吗？”

孟子回答说：“周公是没预料到的。”

陈贾说：“这么说来，连圣人也有过错啰？”

孟子回答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是很近情理吗？况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随即改正；现在的君子，有了过错却听之任之。古代的君子，他的过错，就像日蚀月蚀一样，百姓们都能看到它；当他改正错误时，百姓们都抬头仰望着它。现



在的君子，对于过错，何止是听之任之，而且还会编一套花言巧语来遮掩呢。”

第十章

【原文】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译文】

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准备回乡，齐王到孟子家中相见，说道：“从前总想见到你，却没见到；后来能够同在一起，我很高兴；现在你离开我要回去，不知这以后还能重逢吗？”

孟子回答说：“我只是不敢提出来罢了，这本来正是我所希望的。”

过了些日子，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都城中给孟子一套房子，拿出万钟粮食供养他的学生，使我国的臣民都能有所效法。你为何不替我向孟子谈谈这件事？”

时子便托陈子把这些话转告孟子，陈子就把时子的话对孟子说了。

孟子说：“咦！那时子哪晓得这事做不得呢？如果我贪图财富，那么，拒绝了十万钟俸禄却接受一万钟赏赐，这是贪图财富吗？季孙说过：‘子叔疑这个人真怪，自己想当官，却得不到任用，这就该罢手了吧！可是他又唆使子侄和兄弟来争卿大夫。人，谁不想升官

发财？而他在升官发财之中搞个人垄断。’古代的买卖，人们用己之所有换己之所无，这类事由有关部门负责管理罢了。却有一个卑贱的汉子，一定要找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张右望，恨不得把所有买卖的好处由他一人网尽。人们都觉得他卑鄙，因此抽他的税。向商人抽税便从此开始了。”

第十一章

【原文】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县过夜。有个想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端坐着跟孟子谈话，孟子却不理睬，趴在靠几上打瞌睡。

那人很不高兴，说：“我是先一天斋戒而后才敢跟您交谈的，您却假装睡觉不肯听，以后再也不敢求见您了。”说罢，起身要走。

孟子说：“请坐下来吧！让我明白地告诉你。从前，鲁缪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侍奉问安，就觉得不能让子思安心；泄柳和申详两人，要是没有人在鲁缪公身边服事，也不能使自己安心。你替我这个老人考虑，却没有想过子思是怎样被鲁缪公尊敬的；你不去劝说齐王，却用空话留我，究竟是你跟我过不去呢？还是我跟你过不去呢？”

第十二章

【原文】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

